

浩劫与辉煌

张联芳 主编

四万万个八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①

毕健康 方敏 著

华夏出版社

浩劫与辉煌：

四万万个八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 ①

张联芳 主编

毕健康 方敏 著

1994 • 北京

(京)新登字 045 号

浩劫与辉煌：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之一

四万万个八年

张联芳 主编

毕健康 方敏 著

·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875印张 340千字 插页2

1993年9月北京第1版 1994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5950册

ISBN7-5080-0238-5/I·331

定价:12.00元

我的“历史演义”观

——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出版之际

三年前，在《世界史通俗演义》出版时，我曾对前来采访的《北京日报》记者郭洪新先生表示要继续走“历史演义”的路子。承学界志同道合的朋友扶助、出版界的鼎力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世界末代皇帝演义》、《欧美列国志》等陆续上马。本书是我和几位作者共同努力的又一成果。

以通俗活泼、引人入胜的“演义”体写历史，古今中外，均不乏其例。但时下有人对此持有异议。比如说历史演义作品不能算科研成果（甚至连科普也算不上），对此，我不敢苟同。我已年过六旬，还执意坚持走“历史演义”这条路，说起来一是想为“历史演义”正名；二是力求满足最广泛读者朋友的读史欲求。

谈到为“历史演义”正名，这里涉及到历史学本身的许多理论问题，诸如：

- ▲从历史学的自身性质来看，它是否可以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若是，二者在理论上的对立又怎样在实践中有机地结合起来？
- ▲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看，客观历史本身是否有其固有的审美特征？换言之，历史当中是否天然地具有艺术的色彩或成分？如果有，历史著作该不该再现它？再现它需要采取何种形式？
- ▲从历史学的功能上看，除了再现客观历史事迹、传播历史知

识外,是否还需要表现历史的风采与精神?它有没有历史审美功能?又怎样才能有效地传播历史知识?

▲从历史写作的主体来看,历史学家在解读史料、认识客观历史过程以及著述行文当中,是否必然地会发生所谓的“历史的想象”、“走漏”或“旁白”等戏剧化的艺术样态?

▲从体裁上看,历史著作是否必须死守那种死气沉沉、枯燥乏味的形式?可否采用相对轻松活泼、引人入胜的形式?要不要追求历史学美感?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历史著作应否考虑其阅读心理?是否需要从他们的角度来反观历史著作?如果需要,那么,哪一种著作形式最符合读者的阅读心理,岂不就是那最美的一种形式吗?

▲从当今西方史学的最新动向来看,计量史学呈现走下坡路的趋势,重新出现一股“新叙事史复兴”和“心态史学”的动向,为什么?

如此众多的问题,这里当然不可能去展开论述,也不可能去一一引述古今中外历史哲学家、艺术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与见解;这里只想说明,我主编这套以“演义”形式出现的历史著作,是与上述思考密切相关的,因为这些理论问题无一不从“演义”体裁与形式上生发出来。此亦正如古人所说的:“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而深切著明也。”明“体”达“用”,知微见著,如此而已。

在中国作为一种著作形式,“演义”体源远流长。不过作为一种有稳定套路与风格的形式固定下来,约在明清时期。它继承了传统的说书演唱艺术的某些传统,又强化了骈四俪六的章回题目特征以及人物故事情节方面的生动性与复杂性,并以其内容的丰富完整、故事的曲折动人以及形式的引人入胜而受到历代老百姓的普遍欢迎。

从“演义”作品的价值取向上看,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派以罗贯

中《三国演义》为代表,特征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一派以冯梦龙、蔡元放《东周列国志》为代表,反对前者的虚构与渲染,主张一本于历史事实。其实,无论哪一派,无不与历史著作相通。当时的小说评点家如李卓吾、李渔等,在评点“演义”作品时,常称誉其“颇得《史》《汉》家法”,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依我的理解,“演义”至少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指一种艺术门类,除包括固定的套路形式外,还包括一套特有的语言与修辞手段,包括特定的叙述内容;其二,是指一种著作体裁、著作形式,不包括内容方面的因素。我们这套丛书所用的“演义”二字,即以后者为准。古今中外出现过大量历史叙事诗,如荷马史诗曾引起西方的考古大发现,中国的“杜诗”有“诗史”之称,历史作品被称为“无韵之《离骚》”者并不少,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标示“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如此说来,“演义”体何不可以应用于史呢?

我这样讲,并不贬损“形式”的作用,否则,又何必采用“演义”的形式呢?关于著作形式的重要性,本世纪初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早就有过说明,无须赘述。要说明的是,我们这套“演义”作品完全以历史发展的本身顺序为主线,从历史事实材料出发,没有凭空虚构与向壁杜撰的成分,但这不排除采用一些艺术的手法,以更加有效地传播真实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事迹,用学术事实来回答上述理论问题。因此,这套书叫“历史演义”,而非“演义小说”或“历史小说”。

一门健全的历史学,应该是科学性、艺术性、启喻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历史学是真(历史事实)、善(历史教育)、美(历史文学)的统一,是作性(修辞)、记性(考据)、悟性(义理)的统一,是才(词章)、学(史料)、识(理论)、德(人格)的统一。演义体用于讲史,既符合历史自身的本性,也是历史学自身的内在要求。司马迁的《史记》,被尊崇为古代历史著作的典范,但同时又是历史叙事文学的典范,是文史结合的样板。尽管后世文史逐渐分离,但无论是刘知

几，还是章学诚，都在反对文人修史的同时，莫不主张史家必须通文。这就既避免了历史著作因文人修史而带来的不科学、不真实现象，同时也避免了历史著作的枯燥与干瘪，从而成为一个并不偏枯的完整理论。

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我国研究二战史或世界现代史的专家，同时对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他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文学手段（包括典型化、形象性、想象力、意识流以及其它文学写作技巧），对自己深谙的各种史料，进行筛选、提炼、锤锻和升华，并三番构思、布局，反复斟酌、推敲，最后才落笔成文。

空前绝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交战双方进行的海、陆、空军事战，而且是政治战、经济战、谍报战、文化心理战和意识战，富有传奇色彩。但迄今为止，在我国，虽陆续出版了若干学术性较强的有关著作，由于种种原因，体现这场战史“三性”并进行立体式和全景式的描绘之作，似寥寥无几。

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绝密”史料的更新，旧的结论被推翻，加之人们的思想解放，使“二战史”固有的“三性”具备了进一步体现的主客观条件，这也势必会引起人们对二战新的浓厚兴趣，也给我们编撰本书带来新的内容，试举数例：

- 抗日主战场在国军一方。
- 汪精卫摆脱戴笠盯梢。
- 男装丽人的秘闻。
- 宋美龄周旋于盟军诸帅之间。
- 隆美尔密赴北非巧施美人计。
- 罗斯福的苦肉计。
- 日军的淫密地狱。
- 卡廷森林大屠杀的内幕。
- 斯大林是否曾准备投降德国。

●斯大林与西方划分势力范围的雄心。

本书作者在形象记录二战进程和塑造历史人物的同时，还不断地将自己的真知灼见和感情色彩渗透于文词的纹理之间，无不令人感到人物是活的，事件是真的，读来明快而真挚，不禁拍案叫绝！

本套丛书的主要特色是突出人物，以人带史。二战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对于我们的书，人们可以从军事学、政治学、人才学、文化心理学、外交策略、民族关系、伦理道德、人际关系、领导方法与艺术等方面去研究它，从中获得知识和历史借鉴；还可从文学的角度来欣赏它，从中获得美的享受。无论你的文化程度怎样，也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人之一生总是难免坎坎坷坷，不会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当你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这套书或许可以为你提供某种启示；当你处于进退维谷时，这套书或许可以给你开辟第三条路——在书页中发现一块自己的天地。陶醉在这块小天地里，比看着周围那种势利与冰凉的人生，忍受着空虚的痛苦，也许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罢。

序文在形成过程中，曾得到贾英华、李宏岩、杨玉圣等先生的支持、鼓励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张联芳

1993年5月于北京管庄

楔 子

或许，同一个世纪以后的原子裂变一样，鸦片战争对古老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然而，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并没有完全惊醒沉睡中的东方巨龙。她只是稍微抬起头，四周环顾一圈，又埋下头酣然入睡。中国的裂变与革新，如同凝滞的水流，缓慢而艰难。一些惊梦的国人微弱的呼喊，淹没在死气沉沉的旧框框旧套路中。李鸿章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葬身鱼腹，片甲不留。酝酿已久颇富朝气的戊戌维新，被北京紫禁城里那个奸诈狠毒的老妇人扼杀在摇篮中。南部中国的广东省，出了一个被他的敌对者讥讽为“孙大炮”的革命家孙文，联络志士仁人，百折不挠，前仆后继，决心拯救祖国于危难之秋，始有烽火燎原的辛亥风云。然而，这些文弱书生的满腔热血，敌不过袁世凯的新军和权谋。紫禁城里上演了一出逼宫戏，袁世凯圆了83天的皇帝梦之后，中国依然国势不振，陷入军阀征战的混乱之中。

与此同时，中国东方一箭之遥的东瀛岛国日本，历经了大致类似的过程后，洗心革面，羽毛丰满，兴军国主义，问鼎中国大陆。积贫积弱的满清王朝，群雄争霸的中华民国，成了东洋狂人的俎上肉。一幕幕的悲剧上演了，一次次的灾难发生了。

或许，同爱情一样，战争是人类永恒的主旋律之一。日本以蛇吞象，一次一次用坦克碾碎我们的住屋，用战刀砍劈我们的平民，用飞机轰炸我们的城市，用毒气戕害我们的军队，杀人纵火，强暴妇女，无恶不作。我们的先人忍无可忍，让无可让，扛起钢枪，勇猛杀敌，守卫家园，护卫疆土。这是一幅悲壮雄伟的壮丽画卷，这是一首波涛汹涌激情迸发的史诗，这是一支激荡心扉催人奋发的劲歌！

或许，当世人听到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时，当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血与火锤炼的年轻人读到这些故事时，我们沉醉在悲剧的雄壮伟丽之中。我们欢呼，我们鼓掌，我们痛哭，我们愤懑！可是，那些身历其境的普普通通的凡人，战场上几度裹伤不下火线的优秀儿女，惨遭杀戮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所感受到的只有痛苦，痛苦，痛苦！试问：哪一个军人不眷念父母妻儿，哪一个失去孩儿的母亲不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在战火的熔炉中，人们更加坚强起来，他们拂去身上的尘土，擦干眼泪，掩埋好战友和亲人的尸体，穿着血痕斑驳的制服，挥舞着雪亮的钢刀冲向敌群。这，就是惨淡的人生，惨淡的生命。

战争，人，悲剧；辉煌与浩劫，崇高与卑劣；我们，新生的中国公民，为我们先人的业绩所深深感染。或许，在一曲曲雄壮浩淼的交响曲中，夹杂着丝丝杂音。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翻开历史的第一页，看看日本人一手扶持起来的东北王张作霖是如何惨死日人之手，病榻临终前又说了些什么。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回	张帅命丧皇姑屯 荣臻怒对日领事	 (1)
第 二 回	柳条湖日军发难 不抵抗东北沦亡	 (7)
第 三 回	蒋公攘外先安内 溥仪粉墨伪满立	 (24)
第 四 回	妖花点火乱上海 淞沪浴血惊神州	 (41)
第 五 回	马占山回头是岸 邓铁梅义无反顾	 (57)
第 六 回	汤虎丢盔失热河 长城御敌震平津	 (76)
第 七 回	冯公举义察哈尔 吉氏喋血北平城	 (95)
第 八 回	德王投敌千人骂 傅军荡寇举国欢	 (113)
第 九 回	西安张杨捉老蒋 国共携手御日倭	 (130)

第 十 回	芦沟桥日军寻衅 平型关板垣受挫	(147)
第 十 一 回	张治中饮恨辞职 蒋介石误陷京门	(166)
第 十 二 回	唐孟潇临危受命 野兽军屠城金陵	(184)
第 十 三 回	德公运筹镇徐州 矶谷受挫台儿庄	(201)
第 十 四 回	寇军倾巢向武汉 外围浴血斩敌锋	(217)
第 十 五 回	汪精卫叛国投日 伪政府粉墨登场	(234)
第 十 六 回	争南昌国军失利 战随枣日军徒劳	(247)
第 十 七 回	日寇一犯长沙城 国军大捷昆仑关	(259)
第 十 八 回	犯枣宜鬼子猖獗 杀日寇良将殉国	(273)
第 十 九 回	反扫荡共军逞能 百团战八路示威	(284)

第二十回	鄱阳扫荡遭败绩 上高战役建奇功	(298)
第二十一回	中条山国军败北 犯长沙日军无功	(310)
第二十二回	汪精卫出巡丢丑 蒋介石挂帅得意	(324)
第二十三回	三战长沙传捷报 初征缅甸折将兵	(335)
第二十四回	驻印军回师缅北 远征军反攻滇西	(349)
第二十五回	常德会战挫日寇 开罗会议扬国威	(361)
第二十六回	蒋史纷争失和好 将帅内讧分前程	(375)
第二十七回	豫湘桂国军败北 解放区共军反攻	(388)
第二十八回	众盟国求同存异 对日寇最后一战	(402)
第二十九回	山崩海裂日皇降 普天同庆山城欢	(414)
尾 声		(431)

第一回 张帅命丧皇姑屯 荣臻怒对日领事

1928年6月4日清晨5时半，东宫铁男脸色铁青，紧张地注视着向西延伸的铁道。朦胧的光线下，了望楼外几百米铁道交叉点的30麻袋黄色炸药，黑糊糊的，阴森恐怖。隐隐约约，他仿佛听到了不远处一排敢死队员急促的呼吸声。他额上细汗淋漓，抓住电门的手微微颤抖。

“报告中队长，专车已过新民府，马上就到。”

东宫铁男依旧木然地注视着西方。天色灰蒙蒙的，远方响起了迷蒙的声响。不多久，铁轨震颤起来，轰隆隆的火车驶了过来。最后的时刻到了。东宫闭上双眼，用劲合上电门。

轰隆一声巨响，惊醒了沉睡中的沈阳。铁道交叉点附近浓烟滚滚，直冲云霄。张作霖乘坐的天蓝色的铁甲列车炸飞了车盖，旁边的压道车炸成碎片四处横飞。列车前部的餐车像刀削一样从中炸成数段，颠倒在轨道外，熊熊燃烧。张作霖的卫兵，潮水般冲下列车，朝四周疯狂扫射一阵，在宁静的清晨显得悲怆凄厉。

列车还在燃烧。卫兵们围上来，五具尸体血肉模糊，在锦州上车护驾的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炸飞了两条腿，脸上已经分不出五官。张作霖双眼微睁，气息微弱，迎接他的宪兵把他抬进汽车。车队警笛长鸣，风驰电掣般驶往城里。

在医院里，张作霖睁开疲惫的眼睛，望着泪眼红肿的卢夫人，断断续续说：“我受伤太重……恐怕……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指张学良）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

六子快回沈阳。”刚说完，他就永远合上了眼睛。“大帅！”卢夫人喊了一声，晕倒在病床前。时针指向9时30分。

皇姑屯爆炸现场余烬未灭，火光点点，狼藉不堪。数十米内，血迹未干，被炸列车成了几堆废铁。关东军出动军队，封锁了出事现场。不久，这里又有几声枪响，增加了两具尸体。关东军宣称处死了两名凶手，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北伐军的炸车密令。当天下午，工兵部队赶到现场，抢修铁路。

沈阳城里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大街小巷行人稀疏，许多店铺闭门歇业，甚至有的出城避难。相继出现的多次爆炸事件，身着黄制服的日本军人全副武装紧急调动、演习，更增加了紧张气氛。手持武器的日本在乡军人、汉奸、流氓气势汹汹，在街上横冲直闯，气焰极为嚣张。6月16日，近两万日军在沈阳举行大规模作战演习，高呼“南满是我的家乡”。

张公馆依然华灯齐放，风光依旧，没有一点别样的气氛。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表示要派日本医师前往探视，被婉言谢绝。五夫人照旧浓装艳抹，嘻嘻哈哈地陪日本太太们打麻将。这些前来慰问大帅的日本太太们，时时偷看一眼张作霖的卧室，只见灯火通明，烟霞阵阵，奴婢进进出出，麻将桌上五夫人面无表情，都相信大帅“只是受伤”。厨房照常给张作霖做饭，杜医官每天来公馆换药、填写治疗经过、开处方……

皇姑屯爆炸时，张学良正在邯郸督师，军务紧急。阎锡山的晋军直插河北满城，准备进攻张学良设在保定的军团部。少帅急忙掩护大军逐步撤到滦县，才剃光头发，装扮成苦力昼夜兼程，6月18日回到沈阳。一切安排妥当后，公布了先父逝世的讣告。几个月后，12月29日，在奉天省府礼堂，军乐齐鸣，嘉宾就座，少帅精神焕发，满面红光，亲自主持东北易帜典礼。两天后，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从此，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辽阔的东北平原飘扬。东北化险为夷。

然而，三年以后，东北却未能再避劫难。1931年5月25日晚，兴安屯垦第3团团部大帐里，关玉衡团长仔细察看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及其随行3人所携带的物品，如军用地图、透明作业纸、自绘的草图、测绘工具、罗盘、望远镜、枪枝、文字报告等。许久，他抬起头，开始审讯面前这位“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中等身材，一脸大胡子，穿灰色棉袄棉裤，外罩俄式皮夹克，脚蹬短筒皮靴。审讯中，中村蛮横暴躁，傲慢自大，除自称“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外，以不会汉语为由推卸间谍罪责。另一个日本人井杉延太郎说：“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现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作助手。这些地图都是由他自己掌握，我不管。”中村什么也不说，审讯没有结果。

第二次审讯时，中村脾气更暴躁，同旁边监护的官兵拳脚交加，格斗起来。关玉衡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给我捆倒了打！”中村一听，飞起一脚，同官兵扭成一团，弄得乌烟瘴气。关玉衡霍地站起来，抽出雪亮亮的战刀，中村这才住手。在笔录上画押时，又同官兵扭打起来。四周的官兵围上去一阵拳脚，并用枪托猛击中村头部，中村晕倒在地。“第3连连长宁文龙、第4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等4名间谍犯，一并枪决。”午夜时分，中村等在后山僻静处被秘密处决，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北平的张学良外，一律焚毁灭迹。

两个月后，日本人从一个同屯垦兵关系暧昧的女人口里得知中村被杀的线索后，两次派人化妆从洮南出发，沿中村等预定的路线调查，寻找蛛丝蚂迹，在余公府附近找到中村的一只手表。8月初，驻沈阳总领事林九治郎向东北长官公署正式提出抗议。8月10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表示：“关于参谋本部部员中村震太郎遇难的问题，我军预定最近开始同奉天军警当局进行交涉。根据情况，可能需要进行武力调查。”

8月的沈阳，满城风雨，日本浪人到处滋事寻衅。《盛京时报》、

《朝鲜日报》和《泰东日报》在显著的版面连篇累牍地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盛京时报》耸人听闻地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携带鸦片、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杀害”。日本报纸的矛头对准关玉衡：“第3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

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到处煽风点火，要求亲自到兴安區调查。长官公署劝阻无效，派一个参谋陪同前往。动身前，土肥原声称要带关东军步兵一团进行武力搜索。屯垦区磨刀霍霍，加紧操练，严阵以待。土肥原在白城子车站一下车就受到武装士兵的盘询、检查和验照。他感到气氛不对，到达屯垦公署后要求派兵随行保护，高仁绂总办以“本区尚无此例”拒绝。硬着头皮向葛根庙出发，沿途倍受检查盘诘之苦，看到部署森严，对随行参谋说：“关玉衡鲁莽得很，回去吧！”回到沈阳，便大肆宣嚷兴安區部队要哗变。

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没有接到关玉衡的报告，不了解中村事件真相，感到穷于应付，害怕兴安區部队真的哗变，于9月10日后派重炮旅长王致中以私人身份去稳定关玉衡。王说：“玉衡！千万不可把事情扩大。老荣说：‘能拿出证据再好没有，如果拿不出来，先放你走，就说在事前出国游历去了，可把你送到满洲里，你顺便就入苏联了。只要保持兵不哗变，日本人就没有借口。’”关玉衡说，他确有证据在北平，并出示张学良发来的电报。王看后道：“这倒站得住理了！你有这样把握，何不出而折冲外交呢？咱们都是老同事，我还能给你窟窿桥走吗？荣参谋长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我可以代表他签字给你。”

在沈阳，林九治郎缠住荣臻不放，一天三次抗议：“你不叫日本出兵，你自己出兵解决！”荣臻被弄得焦头烂额，只得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浩浩荡荡地开赴兴安區缉拿凶手归案。而此时关玉衡和王致中已到沈阳！沈阳谣言四起：“已经把某人押解进城，投于某监狱中。”日本记者带着相机到处找关玉衡，日本守备队一天